

在鲜花大行其道的今天,我家花瓶里还插着一束孔雀毛。

绿色的,闪着羽毛特有的淡淡的、润泽的光泽,插在浅青色的仿古方口瓷瓶中,孔雀毛尾端灼烂的蓝宝石颜色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,观察着这个犹如万花筒的世界。相比装饰效果,它如今保有的纪念意义更甚。

40年前,我第一次在家中见到这束孔雀毛,刚读初三的我少见多怪地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华丽的装饰,经过它面前时忍不住要摆弄它一番,以至于有一两根细绒毛被我“摧残”得弯折了腰,我的母亲就忍不住提醒我:“别弄坏了,你爸还要把它送回去呢。”

我嘟着小嘴,心里很是不悦,缠着老爸问这孔雀毛的底细,这才知道,孔雀毛是被包在报纸里送到老爸办公室的,报纸里还包了一万元人民币。1983年的一万元,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辛辛苦苦20年的收入总和,绝对够得上一笔巨款。父亲心知肚明,送礼者无非想靠不正当手段承包工程,牟取暴利。

“和我一起上战场的战友,十八九岁,就把命丢在鸭绿江了。我常常想,我们活着的人,要替那些牺牲的战友好好活着,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。要是贪了那些钱,我的心愿就完不成了。”对于拒收那笔贿赂,父亲给出了既生动、又朴实的解释。“至于这束孔雀毛嘛,既然宝贝女儿这么喜欢,我就买下吧。”

父亲,在我心里,简直就是一个传奇,能文能武,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。

1951年,才18岁的他扛着枪来到了抗美援朝战场,换过好几个兵种,在通信兵岗位上时间最长,一分钟可以接收160个字。熟悉电码的人都知道,中国的“四码法”,一个汉字电码由四个数字组成,每

分钟接收160个字就意味着手指要做几百个动作。据说当时的发报尖兵每分钟可发报180个字,与这个最高水准相衡量,他的业务堪称一流。

父亲曾回忆说:“第一批奔赴前线的通信兵多为女兵,其中有一个女兵,平时爱唱爱跳活跃得很,部队唱歌的时候,她负责打拍子,打起拍子的样子特别有意思,像划火柴一样。可一次战火后,她们连队全部阵亡,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打拍子像划火柴的女兵了。”

父亲是后一批上前线的,那时,战势已转为停战阶段,每天偶尔有敌机的扫荡和挑衅。我方构筑了假雷达吸引敌人的视线,部队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轰炸,通讯连便几乎没有新的伤亡。

“歌词唱得好,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。鸭绿江其实没那么好过,它是一道天堑。成千上万的战士就牺牲在过江的过程中。”父亲爆过一个史料:“当时,我们的桥一搭好,就被敌人侦察到,敌机马上就赶过来轰炸桥梁。就这样搭了炸,炸了搭。几番下来,我们志愿军最终想出一种水下桥的办法,就是把桥搭建在水面下,这样,敌人的空中侦察就瞎眼了,侦测不到我们的桥梁。幸亏有了水下桥,志愿军才能顺利地过鸭绿江。”

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,父亲很快接到雷达兵种的报到通知,再后来,沈阳军区要组建一个通信团,他又被抽调了过去。一年多之后,新的任命是云南边陲。也正是在那里,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,进修完成了云南大学文史专业的大本课程,获得毕业证书。转业到杭州后,他在好几个岗位上工作,最终进了监察系统。“当兵就是这样,随时听候命令,一切行动听指挥。”

“长大以后,我也要像

纸,展开一看,纸上写着所有的疑问和感谢。其中有一行字写着:“我是被宣判死刑了吗?你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?”字边上还画了笑脸。我看着她,在那一刻,突然体会到了,温晴身上那股独特的气息,是从何而来?在为她治疗的交往中,有时在诊室,在病房,也聊到她的家人和先前的生活琐事,似乎一直被这气息吸引。现在明白,这气息是她从未显露的最真实的态度。停顿了几秒钟,我对她默契地笑了,说:“你看起来一直是乐观的,人为什么活着?我觉得是为了人生的美好而活。”

“能健康地活着就很美好。为了治病,我不仅花完所有的积蓄,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,人生很贵。”温晴请求继续治疗。

为了减少治疗的巨大花费,也是帮她寻求更有效的治疗,我推荐她去肿瘤医院试试可否入选新药的临床试验。温晴寻求临床试验机会未果,在肿瘤医院开始一线的解救化疗。也许正是她这种心态和极强的求生欲,



父亲一样,做一个大写的人。”在这句话的鞭策下,我考上了华师大,毕业后留在了这座特大城市,见证了“生命工程”地下巨龙的通水,在内环线尚未向市民开放的通衢上尽情驰骋,在上海中心的云端按下快门,从浦东机场一次次出发完成出国考察任务……现在回想起来,最清晰的记忆不是那些高光的瞬间,而是困难和逆境中父亲一声声温暖的鼓励,“不要紧的。”“你会适应的。”“要好好生活。”

不知不觉,离我第一次见到孔雀毛,时光已流逝了40年,父亲早已不再是那个行走如风、思想睿智的老爸了。母亲常告诉我:“你爸现在走路很慢了,记性也不好,你上次来电话,他都忘记告诉我了。就下棋不会忘。”而我,在参加了一个个追思会、告别了一个个亲朋好友之后,庆幸着依然拥有老迈而自娱自乐的父亲。

“爸爸,我爱你!祝你生日快乐,逢棋必胜!”他90岁的生日祝福,我已然想好。



宋人陆游写过两首有关黄瓜的诗,一是:“白苣黄瓜上市稀,盘中顿觉有光辉。时清闾里俱安业,殊胜周人咏采薇。”(《种菜》)另一首是:“黄瓜翠苣最相宜,上市登盘四月时。莫拟将军春荠句,两京名价有谁知?”(《新蔬》)给我的印象是:吃根黄瓜觉得挺有面子,可见其贵,还是贵。

黄瓜是“丝绸之路”的产物,从张骞生活的汉朝到陆游生活的宋朝,少说也得1300年。那么长时间,黄瓜价格如此坚挺,只能说明它没有很好地被培植,产量极低,于是物以稀为贵了。

这种如今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寻常蔬菜,在古代究竟昂贵到什么程度?

明朝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:“京师极重非时之物,如严冬之白扁豆、生黄瓜,一带至数环,皆戚里及中贵为之,仿禁中法膳用者。”哦,非权贵不可享呢。

那么,黄瓜具体的价格是多少?

姚雪垠《李自成》第二卷第三十一章里有个情节,一个宫女拿着一碗嫩黄瓜汤让官女“班头”吴婉容品尝,并告诉她:“听说尚膳监管采买的公公昨天在棋盘街见有人从丰台来,拿了三根嫩黄瓜,要十两银子一根。采买公公刚刚说了一句价钱太贵了,那人就自己吃了一根,说:‘我不卖啦,留下自己吃!’”采买公公看这人也是个无赖,怕他真的把三根都吃掉,只好花二十两银子将两根买回,为的是今日孝敬娘娘吃碗鲜汤,心中高兴。外加别的佐料,所以这一碗汤就花去了二十多两。”

上月应邀回到半世纪前工作与生活过的延边二道白河地区,这儿有世界名山长白山,世界名镇二道白河镇。一周时间得到新老白河人极其热情接待。我和大家还商量筹办首届“长白山阿里山(十年前两山已缔结为兄弟山关系)书画交流活动”事宜。依依告别时我由衷而发作词一首:

长相思·回白河
路逶迤,思千回。垂暮之年桑梓归,一掬热泪催。话心扉,又离睽。愿景达成再聚会,我们同举杯。小文解析拙词中的掬、离(離)两字。

掬,初字是𠂔。金文有两款,双手捧米状(图一);字中为米,外演绎为长长右

小说难免虚构,不过,武侠小说家金庸的老祖宗、清人查慎行《人海记·都下早蔬》一文证实:“尝闻除夕市中有卖王瓜二枚者,内官过问其价,索百金,许以五十金。市者大笑,故啖其一,内官亟止之。所余一枚,竟售五十金而去。”

这里的“金”,我们姑且低估些,

拍黄瓜 西坡

认作“银子”吧。五十两银子,大概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万元或以上,居然只能买一根黄瓜,真是天价!

黄瓜价格高得离谱,并非孤证。清人谈迁《北游录》有记:“以先朝内监,不惜厚值,以供内庖。三月末,以王瓜二寸辄千钱。四月初,茄弹丸或三钱。”买一根不足两寸的黄瓜,居然要花至少相当于人民币200元以上!你说,跟谁说道理去?

看到这几段“怪事”,我慌忙放下书本,赶到超市,花了十几元买了4根黄瓜,以为如此操作,大抵可以对冲股市中的损失了。

那么,买回的黄瓜,怎么料理才算比较明智,那就得看个人偏好了。

李渔《闲情偶记·饕餮部·蔬食第一》里提到:“煮冬瓜、丝瓜忌太生;煮王瓜、甜瓜忌太熟;煮茄、瓠利用姜醋,而不宜于盐……”我虽然不认为水煮黄瓜是种高明的做法,却无法肯定别人是误操作。无论黄瓜炒鸡蛋还是葱油黄瓜,甚至拿根生黄瓜直接蘸着酱吃,在我看来,都不及“拍黄瓜”爽口,嘎嘣脆。

手臂,左上上端是伸出的手掌(图二)。

关于“米”的解析,有观点,“米”的甲骨文字形像一株谷穗上结满了沉甸甸的穗粒,中间一长横是穗中的

“掬离”两字

徐梦嘉 文/图

茎秆。我识定甲文米是用一根木棍分隔脱壳后的米粒。应该是拨出部分米用于近期食用。图一金文以“十”字框架间隔米粒(并承袭至今),同样计划用粮。

《说文解字》:“在手曰𠂔。”米勺的𠂔是两形会意,后来学者提出“𠂔”是用单手抓一把米,将一𠂔米释为一把米,我认为不妥。此

“𠂔”虽然字形上成一手,本义还是应该双手捧米。农耕时代,粮食丰收季节,农人满怀喜悦用双手捧着沉甸甸穗头,或脱壳后的米粒庆贺,这是辛勤劳动果实,双手捧米这个动作,乃先人对粮食的敬畏与珍惜。古籍中单手字形的“𠂔”仍然有双手捧物的意涵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:“终朝采芣,不盈一𠂔。”终朝即终日,一说整个早晨。

《说文解字》:“在手曰𠂔。”米勺的𠂔是两形会意,后来学者提出“𠂔”是用单手抓一把米,将一𠂔米释为一把米,我认为不妥。此“𠂔”虽然字形上成一手,本义还是应该双手捧米。农耕时代,粮食丰收季节,农人满怀喜悦用双手捧着沉甸甸穗头,或脱壳后的米粒庆贺,这是辛勤劳动果实,双手捧米这个动作,乃先人对粮食的敬畏与珍惜。古籍中单手字形的“𠂔”仍然有双手捧物的意涵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:“终朝采芣,不盈一𠂔。”终朝即终日,一说整个早晨。

无论如何,成功是需要去尝试的,不能因为害怕失望而不敢尝试,唯一的失望在于不敢尝试,而一旦尝试后如何对待失败、面对失望是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必修课,也是医者们的必修课之一。

人生很贵,也许需要付出太多太多;但人生也很珍贵,这一切都值得。

人生很贵,也许需要付出太多太多;但人生也很珍贵,这一切都值得。

我记得小时候左邻右舍口里从来没有“拍黄瓜”的说法,他们只说“腌黄瓜”。腌的过程十分简单:黄瓜剖剖(皮刨不刨随意),去籽,切成细片(考验刀功),撒盐,腌若干时间,控干,放糖醋等作料,即成。

南宋《吴氏中馈录》上录有“蒜瓜”一法:“秋间小黄瓜一斤,石灰、白矾汤焯过,控干,盐半两腌一宿。又盐半两,剥大蒜瓣三两,捣为泥,与瓜拌匀,倾入腌下水中,熬好酒、醋浸着,凉处顿放。”可见“腌黄瓜”俨然渊源所自,但是太复杂化了。会好吃吗?

“拍黄瓜”竟然取“腌黄瓜”而代之,成为绝大多数餐馆和家庭的主流,乃是晚近几十年的事。其迭代之快,出乎我的意料。

“拍黄瓜”之看点就在“拍”——用菜刀刀片用力拍打黄瓜,使开裂,然后顺着缝隙切斩,形成比较阔大的块状,再加颗粒较粗的大蒜丁、辣椒丁及各色厚味作料……

毫无悬念的是,“腌黄瓜”的“细腻”和“拍黄瓜”的“豪放”、“腌黄瓜”的“细针密缕”和“拍黄瓜”的“粗头乱服”,成了鲜明反差,好比看过陈巨来,再看齐白石,又好比看过吴湖帆,再看黄宾虹。众口难调,孰优孰劣,叫扁难吹。但大势所趋,“拍黄瓜”是独领风骚的。

我一亲戚嫁给洋人马丁。原先她像个职业家庭主妇般精心打理一汤四菜,毫不马虎。后来因工作实在太忙太累,她便偷懒了,一道“拍黄瓜”成为常饕。想不到马丁对此情有独钟,而且每到要做这道菜时,他总是自告奋勇地“我来我来”。亲戚顺水推舟,自然笑煞。

壤)等等,都是手掌微微收拢,由此引伸脸部因为笑而收拢也可用掬,于是有了憨态可掬、笑容可掬、怒容可掬等成语。有𠂔的字不少都有手掌带出的“屈意”。

菊(𦵏),花瓣卷曲;淘,水面涟漪;鞠躬,身腰弯折;嫵,女子身姿婀娜等。

离(離),甲文(图三)是用两个象形字复合会意。上部“隹”(短尾鸟),下部是长柄网,也是禽、毕(畢)的甲文本字。隹与长柄网的组合,会捕鸟之意。金文(图四)增加了树林,指在树林捕鸟,许是被捕鸟在网罩内挣扎(一根瓜子露在网外),人持网柄的手似乎在晃动。小篆离隹组合的離(图五),离上部是中示意在草丛中捕鸟。

“离”本义是“捕获”,在使用中本义消失,后主要假借作“离开”义。

于是“离”就和“别”字意相近。《广韵》:“近曰离,远曰别。”所以有生离死别之说。那么为何将“捕获离”假借为“分离”,历来学界没有解读出。我稔究识定鸟雀被擒住,对抓捕者来说自然高兴,对被捕鸟雀是不幸的。“花在树则生,离枝则死;鸟在林则乐,离群则悲。”这句哲学的哲学寓意是个体离不开整体。因此先人应该是有意识地把焕然之“擒获离”假借作黯然之“分离离”,提醒人们事物的两面性。满满的辩证法,令我深省。

回白河,我有过“一掬热泪”的感动与“又离睽”的伤怀,遂以“长相思”词牌格律填就拙词。意犹未尽,再写出“掬离”两字”小文。

图一 𠂔(金文) 图二 𠂔(金文) 图三 离(甲文) 图四 离(金文) 图五 离(小篆)

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终于在肿瘤医院参加到临床试验了。”收到浙江患者温晴的短信,我很为她高兴。自从她被诊断为晚期转移性乳腺癌那一天起,她暂停了工作,一直在浙江上海两地奔走,走在抗癌的路上。虽然她的生活状态完全改变,可是她并没有放弃。

两年前,温晴第一次来就诊时,就被宣判为晚期乳腺癌伴肝转移。和大多数晚期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一样,温晴最初的新辅助化疗加靶向治疗后,评估乳房上的病灶和肝脏上的病灶达到可手术的程度,她接受了乳腺癌根治手术,并转肝胆外科接受了肝转移病灶的切除手术,手术后完成了靶向治疗和放射治疗。但这一切并没有让癌的发展停下来,术后三个月后,还在内分泌治疗中,她的乳房手术部位出现复发,同时锁骨上出现肿大转移的淋巴结。为了治病,她又一次从浙江山区带着行李来上海找我。

她表情乐观,递给我一张

七夕会

人生很贵

汪洁

化疗起效了,她手术部位的复发病灶消失了,并一直维持化疗中。她时不时来信,乐观地报告我的治疗反应和近况。

她说治疗休整期,回乡常常一个人去山里,吃生长在山野丛林里新鲜的野味,看看山野的风景,感觉人生真是短暂的美好。近来,她身体状况虚弱,经常呕吐和咳嗽,睡眠也很差,胸闷气短,情绪也慌乱悲观,有一次她走到崖边,一阵山风几乎把她吹向山下。在她多次浑身难受、晚间去当地急诊后,她悲观了,认为大难临头,和儿女丈夫都交代过一遍。她问这种情况是不是病情严重了,她要不要继续等下去,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。

温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。那天她起床后不觉得晕了,有胃口想吃饭了。她和丈夫一起上山想,又有勇气去尝试临床试验。为什么要去?为了活下去。也正是温晴抱着不悲观的乐观信念,才有了晚期癌症长期生存的机会,有质量地生存。

伞

董颂三

摄

健康